

彌那封巴倫赫爾穆

德國雷興(G. E. Lessing)原著

世界名劇
彌娜封巴倫赫爾穆

一名軍人之福

楊丙辰譯

世界名劇

軍人之福

一名彌娜封巴倫赫爾穆

G. E. Lessing's

Minna von Barnhelm

oder

Das Soldatenglück

ins

Chinesische übersetzt

von

Prof. D. W. Yang.

1927

譯者序

雷興 (G. E. Lessing) 是一位立在德國近世文化發展底頂尖上，而於德國底文學，哲學，和宗教學等均俱有偉大貢獻的詩人和批評家；數年以來在我國雖然頗不乏人介紹他的著作，但介紹的人們對於他的生平和他在文學上的地位却總無相當陳述。這很使我們覺得是一種遺憾，因此我現在借我這部彌娜封巴倫赫爾穆 (Minna von Barnhelm) 譯文出版的機會，來作一篇切實的介紹，以資略少彌補這個缺陷。

(一) 雷興底生平。

雷興是於紀元後一千七百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在德國聯邦撒克遜之嘉門慈 (Kamenz) 一座小城池裏產生的。他的父親在這座城池裏充當宣教士。他自幼就天資聰穎異常；因此當他十幾歲在眉森公爵學校 (Fürstenschule zu Meissen) 裏當小學生的時期，他的校長就說他是一匹需要雙倍草料的馬 (ein Pferd, das doppeltes

Fuller haben muss.)。自這個公爵學校他於一千七百四十六年，就是他十七歲時，又升入來布其(Leipzig)大學繼續求學。按照他的父母底，尤其是他的母親底志願，是要他在大學裏研究宗教學的。但是宗教學却不能始終使他愜意，所以不久他就把宗教學丟開，用極大的勤奮開始研究文學和哲學起來了。他爲可以獲得戲劇和舞台上實地的知識起見，竟和當時很著名的一位叫作紐白(die Neuber, Neuberin)的女優所組織的戲班相接近。他又把書本擱起，反去從事研究社交，跳舞，擊劍，騎馬等等豪放舉動。後來他的父親得悉他這一種生活狀況，生怕兒子學壞，所以竟給他寫信，捏造他母親病歿，把他自來布其召回家中。但是他不但發覺他的兒子心術未壞，而且學問，言談，舉動還都大有進境，迥然與前不同，因此不久，就又放令他返回來布其。這次他在來布其只逗留有三四月之久，就到偉敦北(Wittenberg)去住了半年，自這裏他又轉赴柏林(Berlin)，欲以學者和著作家在柏林謀生活。他到柏林時，正是一千七百四十八年底。自這個時期起一直到一千七百六十七年止，他時而

柏林，時而偉敦北，時而來布其或其它處所，行踪漂泊無定，足足地過了十餘年著作家和批評家底清苦生活。在這個時期裏他曾獲得偉敦北大學底學士學位（*magister artium*），並且結識與他的著作和學術見解極有關係的摩西孟德爾遜（*Moses Mendelssohn*），艾尼德封克萊斯德（*Ewald von Kleist*）等等名人。他還曾在七年之戰底期間充當過陶思津（*Tannenzien*）軍長底秘書。一千七百六十七年他赴亨堡（*Hamburg*），充當該處新建國民劇館（*Nationaltheater*）評劇員。但這劇館底效果却不能滿他的希望，所以他就決斷離開德國，到國外去謀生活了。恰在這個時機裏他却得了一封請他到沃爾粉碧泰爾（*Wolfenbützel*）城內充當圖書館長的聘書，他欣然地容納了這延聘，遂將國外之遊作爲罷論。他得到這個位置後，居址已有定所，生計亦漸次充裕，於是乃娶妻以成立家室。并且自這個時期起，他除了至意達利一遊外，一直到一千七百八十一年他死時，不曾離開了這個職守。

雷興一生慷慨熱誠，人格底高尚，絕類彌娜封巴倫赫爾穆一劇中的主人公封特

爾罕穆。他對於當時德國文學，哲學，宗教學上的重重迷霧妖氛底廓清和他爲自由真理而奮鬥的精神不僅使德國文化底進展受有至重大的影響，就是全歐洲底文化也實在受益非淺。因此後來的人們對於他亦非常推尊和嘉許。葛德和釋勒(Goethe u. Schiller)在他們所合作的「寸鐵詩(Xenien)」裏面曾用了荷默(Homer)讚嘆啊希來斯(Achilles)的話來讚美雷興說：

「從前你在世時，我們景仰你，有若一位神人一般，
現在你既已死去，你的精神主宰着一切的精神。」

(Vormals im Leben ehrten wir dich wie einen der Götter,

Nun du tot bist, so herrscht über die Geister dein Geist.)」

(一)雷興底文學地位。

德國近世底文學得以有如此優良的發展，如此偉大的成績，多半是虧了雷興底精純批評眼光爲指導，他的偉大的創作爲模範的。在我所著的：葛德和德國底文學

一文裏有一段關於他的文學地位底言論，說得頗詳，現在我爲省事起見特把他借抄在這裏能：

「雷興是德國近世第一個特出的文學批評家而兼有偉大的創作天才的。他的銳敏的識力，清晰的思想，雄健的筆力，不僅是德國文學界裏所稀有罕見，即在其它各國亦實係絕無僅有的。德國底文學到克羅普斯烏克（Klopstock）已經聲勢大振了起來，到雷興又經過一番徹底的批評，徹底的淘汰，所以德國文學界裏的一切不良成分這時乃得以完全脫盡，而德國國民文學（Nationalliteratur）底基礎因之益加鞏固，益有向光明的前途發展底可能。克羅普斯烏克底主要著作是史詩和抒情詩，而雷興在創作一方面，主要的供獻，則在戲劇（Drama）。他爲推翻當時盤踞於德國劇界，而以亞禮士多德（Aristoteles）爲護符的法國派戲劇起見，曾很費過一番精力去研究亞禮士多德對於戲劇所樹立的規則，而以確確鑿鑿的論證證明法國古典派（die französische Klassizität）底虛僞，和對於

亞禮士多德底學說底誤解。他對於戲劇上頭的見解曾專著一書名曰：亨堡戲評（Hamburgische Dramaturgie）。這是德國第一部真正評論戲劇的著作，是他在亨堡（Hamburg）經理舞台時隨時著作的。他的這一部著作和他的三部戲劇傑作：彌娜封巴倫赫爾穆（Minna von Barnhelm），愛彌麗雅嘉樂諦（Emilia Galotti）和納丹哲士（Nathan der Weise）等，俱是德國近世戲劇底根本，有永久不可磨滅的價值的偉大作品。」

（三）彌娜封巴倫赫爾穆。

雷興這部戲劇雖然在封面上親自註着「一千七百六十三年著作」的字樣，但其實却是於一千七百六十六年冬方纔完全寫出的。牠的初次的排演係在亨堡國民劇館（Das Hamburger Nationaltheater），時日是一千七百六十八年九月三十號。此後這部戲劇遂在德國國內外的各大劇館裏曾以次地相繼排演，並且到處都受人們極熱烈的歡迎，尤其是在柏林曾一氣連演至十晚，每晚劇終觀衆都一齊地立了起來，

要求次晚再演。這部戲劇竟能這樣到處受人們熱烈歡迎的原因，却實在是因為牠寫得大有特別出色處，能以深入人心，使人們百看不厭。因此歷來各大評劇家對於這部戲劇也都純是一派的美評，而無絲毫的貶抑了。這些美評綜合起來說，大概總不出下列之五點：

一 是雷興這部戲劇能以脫盡當時編戲的惡套，另闢蹊徑，以開德國戲劇之新局面；

二 是劇情高尚，爲前此一切劇本中之所無；

三 是結構緊嚴而自然，爲後此一切劇戲之所不及；

四 是描寫劇中各人物，俱能傳神入微，而心理忠實；兼且口角對話均能各隨身分，無不活活躍現紙上；

五 是全劇以七年之戰爲背景，而能於其中將當時德國南北分裂，互相仇視情況影射得當，且隱以南北復合相諷，愛國愛同胞，寓意至深。

一部戲劇能含有這樣多偉大的優點，自然要在德國和全歐洲底文學界裏發生絕大的影響了。爲這個緣故，後此的詩人們纔都能深深地醉心於這部戲劇，而竟要以「喜劇之模範」，「戲劇技術上之圭臬」目之了。並且爲這緣故，這部戲劇到今日，雖已有百五十年底壽命，然而仍是在各大劇館裏繼續排演，仍是同當初一樣地受人們底歡迎。真正的藝術有永久的價值，在彌娜封巴倫赫爾穆一劇上可以徵驗了。

此外我翻譯這部戲劇底方法仍是同我向來翻譯戲劇底方法一樣地採取直譯，並且仍是抱的「字順，句順，文氣順」底宗旨的。不過這次却略少有點變動，就是把雖有意義，而無相當中國名詞可供選擇的單字都直接譯音，而於其傍特加口字，以資醒目，至於無意義的人名地名又都仍舊一律地加了邊線——。

最後我翻譯這部戲劇却還抱有一腔絕大的熱望，近數年以來，國人漸次能以了然戲劇藝術底偉大和牠對於人格教育底重要了，所以努力於編劇和演劇的人們實在不在少數；但是我們所收的效果却不能與我們的努力相當。這雖然是天才缺乏的原

因，但恐怕主要的原因却在我們不懂戲劇原理和無優良劇本以爲模範。這部彌娜封巴倫赫爾穆無論從那一方面，尤其是從技術一方面說，都是正可爲我們的師資，爲我們的模範的，因此我纔肯很下了一番心力來翻譯這部戲劇，並且還作了一篇極長的註釋，以增加我們的了解力。這樣我很希望，我這部譯本也能在我們的文學界裏發生一點切實的影響，以爲我國新劇前途之助！

民國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于北京

楊丙辰。

劇中人物：

陸軍少佐封註一特爾罕穆 一解職之軍官

彌娜封巴倫赫爾穆小姐

伯爵封波魯赫薩爾 其舅父

富蘭齊斯嘉 其侍女

茹斯德 少佐之僕役

保爾維納 少佐舊日部下之騎兵連長

旅館主人 一人

喪服婦人 一人

野戰獵兵註二 一人

利靠得拉馬利尼

全劇各幕均係輪換演於一旅館之大廳及與其接觸之室內

第一齣

第一幕

茹斯德（坐屋角內熟睡，且作夢中自語狀。）店主這個壞旦！你欺服我們，要把我們閹了去麼？——下手罷，兄弟！——打呀，兄弟！（作揚手欲擊狀，但因此一動而驚覺。）嘻，甚麼呀，已經又來起來了麼？我除非不合眼，一合眼，就同他打起來了。只是恨不得他真挨上了這一切打擊的一半，也是好的哩！————但是你瞧，已經天亮了！我得趕快的找我的可憐的主人去。由著我的意思，簡直不要他把腳再放進這所可惡的房子裏來了。但是他在那裏過了這一夜的呢？

第二幕

出場人物：旅館主人。茹斯德。

旅館主人 早安，茹斯德先生，早安！哎，起得這麼早麼？或者我應當說：還是起

得這麼晚呢？註一

茹斯德 你愛說甚麼，就說甚麼。

旅館主人 我不過只說了個早安；這總還值得茹斯德先生回答一聲「多謝」了吧？

茹斯德 多謝麼！

旅館主人 人們一定要心裏煩躁的，若是人們到了安歇的時候，不得切實的安歇。

打甚麼賭，少佐先生夜間不會回來，您在這裏等候了他吧？

茹斯德 真的，這個人甚麼事情猜不著！

旅館主人 我冒猜的，我冒猜的。